

凌景埏 謝伯陽 校注

諸宮調兩種

附：擷芬室文存

責任編輯：李玉山
封面設計：陶雪華

諸宮調兩種

附：擷芬室文存

作者 凌景埏 謝伯陽

出版者 齊魯書社

印刷者 山東人民印刷廠

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
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印數：一—一五〇〇

ISBN 7—5333—0078—5

I·37 定價：4.90圓

目 録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校釋敘例	謝伯陽(一)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	凌景埏 謝伯陽校注(四)
《天寶遺事諸宮調》輯注題記	謝伯陽(八)
《天寶遺事諸宮調》	凌景埏 謝伯陽輯注(九)
附 攝芬室文存	凌景埏(二五)
宋魏漢津樂與大晟府	(二五)
說套曲之成立	(二九五)
南戲與北劇之文化	(三〇五)

詞隱先生年譜及其著述		(三四二)
鞠通先生年譜及其著述		(三八六)
漁陽先生年譜		(四一八)
再生緣考		(四三九)
珍珠塔各本異同考		(四五四)
彈詞目錄		(四五七)
後記		謝伯陽(四八二)
《天寶遺事諸宮調》索引		(四八七)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校釋敘例

金刊《劉知遠諸宮調》殘本是現存三種諸宮調中時代最早的一種。它那種樸拙剛勁的民間文學的作風，不僅在我國講唱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，而且由於它的語言，體現了宋金時期口語的真實面貌，又是研究語言的寶貴資料。但是，《劉知遠諸宮調》同許多別的民間刊刻的俗文學作品一樣，字跡模糊，缺字、譌字、別字很多，再加上全書殘缺約三分之一，給利用這份珍貴的遺產帶來了不少困難。一九三五年，在國內無法看到原書的情況下，鄭振鐸先生用他從友人處得到的抄本跟原書照片進行校訂，標點付印，收入《世界文庫》第二冊，盡管《世界文庫》本還存在不少的問題和錯誤，但已掃除了一些障礙，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。一九三七年，北京來薰閣書店又根據原書照片石印發行，這個印本將原來照片模糊不清的地方加以鈎描，反而描錯了不少原來尚依稀可辨的字。直到一九五八年，

北京文物出版社才用珂羅版影印原書，使我們有可能據以整理出一部較為可讀的本子。

早在一九五六年的時候，凌景埏先生擬編諸宮調集，把現存三種諸宮調（《劉知遠諸宮調》、《西廂記諸宮調》、《天寶遺事諸宮調》）編成一部集子，要我一齊來做輯校的工作。深感遺憾的是，凌先生不幸於一九五九年因車禍去世，生前他不僅沒能看到《董西廂》的出版，就是《劉知遠諸宮調》的珂羅版，他也沒有見到！這對《劉知遠諸宮調》的校注工作無疑是個缺陷。現在我雖然完成了凌先生的未竟之業，但限於水平，書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，這些都應由我個人負責。

校釋體例如次：

一 缺字：原本缺字或模糊不可認的字用□表之，缺幾字用幾□。若不能確定所缺字數，則用□表之，而在注中寫明約缺若干字。

二 凡缺字能據上下文補足或從它書增補時，所補之字以（）括之，並加注說明。

三 原書中譌字、別字（內中多以筆畫簡單的同音字代替原來筆畫繁複的字）均將正字旁注在該字的下面，而用（）括之。續見的改為正字，不用括號。

四 凡不易認識的古字、簡字、俗字，校者以意改正的均旁注於該字之下，而用（）括之。

五 本書曲辭斷句，一般地方，文義、格律兩俱可通的，從曲譜；按曲譜不可通時，則從文義。

六 本書對一些詞語和典故作了簡要的注釋。但仍有一些當時的民間語言因找不到解釋根據，沒能完全解決。

謝伯陽 一九八二年七月

劉知遠諸宮調

金 無名氏撰

凌景埏
謝伯陽校注

知遠走慕家庄（莊）沙陀村入舍（第）（第）一

【商調迴戈樂】引子悶向閑窗檢文典〔三〕，曾披攬（覽），把一十七代看，自古及今都惣（總）有罹亂〔三〕。共工當日征於不周，〔四〕蚩尤播塵寰，〔五〕湯伐桀，周武動兵取了紂江山。〔六〕○併吞吳越，七雄〔七〕交戰，即漸〔八〕興（興）楚漢。到底高祖〔九〕洪福果齊天，整整四百年間社稷。中腰〔三〕有奸（奸）篡（篡），王莽立，昆陽一陣，光武盡除剪。〔二〕○末後三分〔三〕，桀（舉）戈鋌不暫停閑。最傷感兩晉陳隋，長是有狼煙〔三〕。大唐二十一朝帝主，僖宗厅（聽）讒言，朝失政，後興五代〔四〕，飢饉〔五〕嚙艱難。

【尾】自從一個黃巢〔二〕反，荒荒地五十餘年，交天下黎（黎）民受塗炭。〔七〕

如何見得五代史罹亂相持？古賢有詩云：「自從大駕去奔西〔二〕，貴落深坑（坑）賤出塹（泥）。邑號盡封元亮牧〔一〕，郡君〔三〕却作庶人妻。扶犁黑手番（翻）成（承）笏〔三〕，食肉朱唇強喫齋。只有一般憑不得〔三〕，南山依舊與雲齊。」

【正宮應天長纏令】自從罹亂士馬舉，都不侶（似）梁晉交兵多戰賭。豪家變得貧賤，窮漢却翻作榮富。幸是〔三〕宰相為黎庶，百姓便做了臺輔〔四〕。○話中只說應州路〔三〕，一兄一弟，艱難將省（着）〔二〕老母。哥哥喚做劉知遠，兄弟知崇，同共相逐。知遠成人過弱冠〔二〕，知崇八九歲正癡愚。

【甘草子】在鄉故，在鄉故，上輩（輩）為官，父親多雄武。名目號光瑱，因失陣，身亡歿。○蓋為新來壞了家緣〔二〕，離故里往南中趁熟〔三〕。身上單寒，沒了盤費，直是淒（悽）楚！

【尾】兩朝天子子爭〔三〕時不遇，知崇是隱跡河東聖明主，知遠是未發跡潛龍（龍）漢高祖。

《五代史》：漢高祖者，姓劉，諱知遠，即位更名高。其先，沙陁（陁）〔三〕人也。父曰光瑱，失陣而卒。後散家產，與弟知崇，逐母趁熟於太原之地。有陽盤六堡村慕容

大郎，娶母為後嫁，又生二子，乃彥超、彥進。後長立，弟兄不睦。知遠獨離莊舍，投託於他所。奈別無盤費！

【仙呂調六么令】常如目下，何日顯雄威？有朝福至，須交名播滿華夷。無價荆山美玉，未遣卞和知。【三】蹄凹淺水，蛟龍潛避，命通專等順雲霓。○行路闕（闕）少盤費，途陌【三】受飢餓。時行凝睛【四】，忽觀村疇【三】無三里。舉步如飛，來到見莊院，景堪題。前臨官道，新開酒務【三】，一竿斜刺出疎籬。

【尾】飄飄招飈（飈）任夙（風）吹，布望【三】高懸長三尺。思憶，勝如邊塞見征旗。

數間茅屋道傍邊，空裏高將布望懸。竈下柴燒蘆荻（荻）（荻）（葉）（葉），牛屎泥牆畫醉仙。開務主人姓牛，排（排）房第七。潛龍入務來見主人。

【仙呂調勝葫蘆】牛七翁莊頭賣務場，劉知遠試端詳【三】。不納王堯並二枕（稅）【三九】，百年光景，假饒【四】揔（總）醉，三萬六千場。○瓦鉢磁甌列土床，啞（滋）味勝高陽【四】。一椀了時添一椀，淋淋漉漉啞（下缺）【四三】。

（上缺）【鬚】【四三】鬚冒掃，似頰下玖熊皮【四四】。○七翁望見先皺眉，客人聽我說細

微。若言這人所為，做處〔四〕只要便宜。掇坐〔四〕善能飲醉酒，冲蓆〔四〕整頓喫餅餌〔四〕。在村第一欺良善，沒尊卑不近道理。若還撞着犇如鬼崇〔崇〕，纏繳〔四〕殺你不肯放東西。

【尾】惡（惡）如當界土地，滿村裏不叫做李洪又（義），一方人只呼做活太歲。

此人在沙陀小李村住，姓李名洪義，為無賴，只呼做活太歲。客人宜避之。俄見洪義入務中，將七翁喫唾〔五〕詬罵不已。潛龍聽而怒發，欲報一飯之恩。

【南呂宮】瑶臺月村夫舉措，看待老兒，渾如無物。高聲叱喝，駢〔驅〕使有若奴僕。謊翁翕起〔豈〕敢擡頭！問着後只言得一句，親身與斟醪醕〔五〕，却爭〔五〕敢離一步！觀觀：眉接上下，心懷忒（恐）拒（懼）。○見他喜笑也懽欣，見煩惱（惱）也將眉聚。百般毀謗。傍〔五〕裏知遠噴怒，叫一聲不若春雷〔五〕。待報答一飯恩，故言：「村漢聽我語！雖然你不讀書，也合思慮尊卑大小，孝（學）人做處。」

【尾】「許來大〔五〕年甲恁般〔五〕毀辱，你須也家內有父母，想這畜生是大小大無禮度〔五〕！」

「豈不聞：『家有老敬老，家有牛羊敬野草。』『五福之中，唯壽最尊。』據爾無狀〔六〕，與禽獸何別！」洪義大怒。

【般涉調牆頭花】老兒說得七魄三魂蕩，想料郎君也性剛。料不識此個兇徒，你如今却待侵傍〔五〕。○好意勸諫，越越嗔容〔六〕長。眼見得今朝壞了務場。俗言道：「兩硬相逢，必有一個損傷。」○村夫用拳毆（毆），知遠也不忙，側身早閃過，撲一個水牛另有方。使筋〔筋〕力搭定〔七〕拳頭，恰渾如蟹〔蟹〕線〔八〕模樣。

【尾】歛（臉）上敲，着鼻樑，難為整理〔九〕身軀（軀）仰，直倒在槐木酒棹上。

知遠勢況，渾如奔浪〔十〕出波龍；村叟〔十一〕力虧，恰似重傷摧爪虎。可憐未遇諸侯（侯），輸與埋名天子。洪義重傷。牛七翁勸免〔十二〕方休。滿務中人皆喝采。須臾，去了活太歲。【正宮文序子】針關裏脫得命（命），〔十三〕豈敢停待。鮮血滿身邊（邊），骨傷肉擦，如猛虎牙爪潛伏，折挫了慷慨〔十四〕。每番只是人前走踢行拳，凶頑無賴。○天罰下此個年少，與村夫降災。羞懶〔十五〕不臺（擡）頭，雙眼怎開？兩隻脚走出莊門，高聲一派。口中只道：「得得兩度三迴，不放了你才〔十六〕。」

【尾】讎冤結下如江海，此一個村夫向後來，專與潛龍做冤害。

知遠聞之，不以為事，當夜只宿在牛七翁莊。至次日，辭（辭）主人，又迤邐（邐）轉
離尋村〔七〕，身如落花飛絮。

【歇指調枕幘（屏）兒】未遇潛龍，此夜宿於莊舍。至天明，辭七翁，重遊迴
野〔七〕。又思想前程事，越無與決。終久待如何去也？○迤（迤）邐登途，時卽（節）
正當三月。落花飛，柳絮舞，慵鶯困蝶。陌（驀）地〔七〕臨莊院，榆槐相接，樹
影下權時氣（憩）歇。

但見院後披牛廂（廡），柴門向日開，家麻遮嫩草，野鼓映蒼苔。知遠困歇於槐陰之
下，不覺睡着。自莊中有一老翁攜筇〔七〕至於樹下，見一人卧於塵土。

【商角定風波】老兒離莊院，料他家中須〔七〕是豪強。衣服嚙齊整，手把定筇竹
柱（拄）杖。行田野，出村房，約半里，風吹滿目麥浪。○忽地心京（驚）誰
（慌），見槐影之間，紫霧紅光。覩金龍戲寶珠，到移時〔七〕由（猶）有景像。
單一人鼻如雷，卧偃仰（仰），萬千福相。

【尾】翁翁感嘆少年郎，這人時下別無勾當〔七〕，久後是一個潛龍帝王。

老兒嘆曰：「此人異日必貴，未知姓字名誰。」暫候移時，少年睡覺。因詢鄉貫姓名，意欲結識。知遠便說。

【商調拋球樂】老兒詢問，潛龍不能推免。欲待說，難言，轉添悲怨。兩眼淚流如線，謾哽咽，短嘆長吁；又定手前來分辨：「不肖欲話行蹤，披着麻被把宗祖怎施展。論門風家業，也曾榮顯。上稍成輩，為官在京輦。俺父陣前亡，值唐末荒荒起塞煙。老母遂將定俺兩個弟兄，離了仙原。○波波漉漉（鹿鹿），驅驅受此般飢寒怎過遣？陽盤村一個豪民，見求母親，同為姻着。也生二子，長大來為人不善。喚作進兒，超兒，聽人唆調，與俺怒叫喧。便分星百（擘）兩，道俺不姓慕容，漢家怎受小兒薄賤？癭贅上離了茲（慈）親，悞然地兩脚到您莊院。深丞（承）丈丈便恁好見。」

【尾】家住應州金城縣，為罹亂傷殘了土田。言着姓名，自覺愚濁心先倦，是逐粮趁熟底劉知遠。

翁翁既聞此語，便一言再問：「如肯不相棄家門卑賤，老漢莊中田土甚廣，客戶雖少，肯庸力相守一年半歲？」知遠便從，引至莊上，請王學究寫文契了必（畢）。

【正宮錦纏道】又思憶，未發跡潛龍皇帝，不得已迤邐尋村轉踵求乞。悞至沙陀小李，逢老丈語話因依〔九四〕。便相隨書文立契，半年已（以）外別商議，也子強如你但衣食。○也合是來到翁翁家裏，向堂前兩個婆娘便生不喜。是大嫂忙呼大哥，劉知遠試與觀窺。驀驚疑，元來却是務中昨日要酒喫，我曾與了一頓死拳踢。

【尾】冤家濟會非今世，惡業相逢怎由你？恰正是饑人李洪義。

李洪義亦認得是饑人，提荒桑棒〔九五〕向前來便打。潛龍性命怎生？云云翁翁姓李，排房最大，為多知古事，善書算（算）陰陽，時人美呼三傳〔九六〕。二子不賢。大者李洪義，小者洪信。二婦女皆有外名，大者倒上樹，小者棘針棍。見知遠皆有不喜之色。大哥欲打，被三傳扯住，說與洪義：「此人立契庸身，見為客戶，我兒何怒？」

【黃鍾宮願成雙】李三傳頻告訴：「我兒，你為何發怒？」指定新來少年郎，「此人也家豪大富。○傷心陣上亡了慈父，這家親娘嫁人為婦。獨自一身尚漂（飄）蓬，向咱家中拈分（錢）受雇。」

【尾】「你恁兇頑騁龐（粗）鹵，交外人怎生存住？待你再打着，共你兩個没好

處！」

洪義對父不言昨日務中相打之事，只言不喜這人。「兒子弟兄，因為縣中稅賦未了，須索〔七〕理會〔八〕去。比至迴來，休交在莊。」道罷（罷），備（備）馬而去。大翁不問，引知遠宿於西房。當夜三傳女子號曰三娘，因燒夜香，明月之下，見一金蛇（蛇），長約數寸，盤旋入於西房。

【中呂調安公子纏令】雖是個莊家女，顏兒（貌）傾城〔九〕誰堪並！洛浦西施共姐已，〔一〇〕也難似這佳人。年紀方當笄歲〔一一〕，未曾有良婚。柳眉桃〔一二〕臉朱櫻口，似玉肌膚（膚），腰細金蓮〔一三〕步穩。○軀〔體〕掛衣相稱，一套羅裳金縷〔一四〕盡。每夜焚香對皓月，忽爾心驚。地上見金光一道，分明認，是一個小蛇兒送〔一五〕七寸，直入西房，門戶不曾關定。

【柳青娘】佳人趕着到房中，壁燈昏，着金釵再挑，光焰滅（滅）分明。土床上卧着個年少人，七尺堂堂貌美，御軀（軀）凜凜如神。閉雙眸熟睡着，一事罕曾聞。

【酥棗兒】紅光紫霧罩其身，那些福氣說不盡。蛇通鼻竅來共往，三娘時下好懽欣。

【柳青娘】昔有相師，算奴家合發奮〔二六〕，得為正宮，做國母，嫁明君。今宵果應先生〔二七〕語。唐末龍蛇未辨，布衣下官家〔二八〕潛隱，好莊中先結識這個貴人。

【尾】如還脫了這門親，我幾時到得昭陽寶殿〔二九〕？眼裏無真一世貧。

三娘遂取頭上金釵，分其一股。等得潛龍覺來，兩手度與。知遠燈下見而且驚曰：「某乃貧困之人，謝尊君見愛，庸力莊中。願娘子速去。恐二兄嫂知，某必有個（禍）。」

三娘（笑）為（謂）劉郎：「無得怕懼，故〔三〇〕與君相結。」

【黃鍾宮女冠子】此夜潛龍向心中倒大〔三一〕驚然，連忙土榻邊，躬身施禮問當（當）〔三二〕：「姐姐寅（寅）夜〔三三〕之間，因何來到此？早離西房，是為長便。

翁翁知道，定見小人必有禍慝〔三四〕。」○三娘全更不差慘〔三五〕，待結識天子，望他居宮苑，佗佗（低低）分辨：「劉家，你休怕！那（那）日見你來俺莊院，伊〔三六〕非貧賤者。先許咱兩個待為姻眷。」取金釵分破〔三七〕，遂將一股與他知遠。

【尾】未作夫妻分釵願，待你發跡，恁時〔三八〕團圓，咱做學他樂昌、徐德言〔三九〕。

知遠不獲已，授（受）釵股。餘外並無他事。至次日，三娘對父私言夜來見金蛇通竅之事。翁翁大喜。